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龔秉震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服章三

衣錦聚衣賦一首

西域獻吉光裘賦一首

狐白裘賦一首

千金裘賦一首

授衣賦三首

履賦一首

豹舄賦三首

衣錦聚衣賦

以君子之道闇然日章為韻

李程

君子製服兮損益以時秉衣錦之特麗必尚裝以相資
欲曳婁以成飾故威儀而可持異彼佩環有以文為貴
者同夫締綌必特表而出之察其所以亦將有旨願無
伐善俾其蘊美衛詩既作且賦於碩人之篇匪服是加
則嗤乎彼其一作已之子異狐裘而羔袖比綠衣而黃裏
蒙織縞而不隔籠渥彩之可擬彷彿兮若豹姿之藏霧
隱映兮似珠光之透水徒有美於爛然孰可詳其蔚矣
故服之無斁終然允臧一作斐當褒一作然然而入用懼學製以

見傷知我者謂我隱蔽文章不知我者謂我顛倒衣裳

曾不念順之則理灼

疑作灼的

然而亡自類韜光不耀孰云

欲蓋而彰比乎繪事後素勿矜為寶不有外者何以混

其色不有內者何以蓄其藻雅符合章之德不愆盡飾

之道服翫

疑

美矣人亦宜然等誠明之道合同出處之

義全亦由

猶由通用

絜矩之士窮而不濫蘊貞明體恬淡昔

有喻於讒口何以自明今不衣而夜行寧惟逮暗是知

大象既分先質後文德為道用靜為躁君不銜昭質退

藏於密匪同龐服之奇自契黃中之吉彼無褐空念於
卒歲此一作成章不俟兮終日未若賦衣錦之聚衣為
終身之自律

西域獻吉光裘賦

以水火驗之
稱異為韻

獨孤授

邈矣外區實生珍異彼靈獸之則獲製良裘之斯至聖
王之所未覩獻令之所莫備叶朝宗則來自金方應中
國而色當土位意者以烈風之靡興溟海之清澄德動
天而遐方內向氣入翼而貢獻足徵方啓襲以進語如

執輕之不勝颯然舜風翠雲之光可奮龍夫堯日青鳳
之煥徒稱故其背崑崙踰弱水重九譯越萬里豈殊俗
之所貴信希代之為美直千金者更輕稱狐白者非擬

雖沈以天沼無易曠其之性燎以京薪

二字見西京賦

獨異焚

如之理斯乃動聽驚視孰知其然者矣夫物有難測必
思之而不厭事有詭常亦推之而可驗何異績鼠毛以
為布引龍鬚以成絲漸於火而自若弦於弓而有之况
能禦寒涼以効用衣

一作因

裼襲以呈姿司服以登備皇

儀而飾朝禮至尊爰御光紫極而耀丹墀遂使越人捧
翟以求退王母取環而請辭羣公乃拜手而稱曰休哉
聖君之緝熙且天地不愛其寶豈戎夷敢愛其私乎將
念委裘之有寶防侈服之生禍表微於君子小人酌義
於夏山殷火俾萬物之咸格其德風之在我於是天子
曰俞彼則獻其琛曷若獻其可

狐白裘賦

以珍裘非
一腋為韻

陶翰

邈哉瑞獸生乎青丘資挾溫以流潤得頤素而成裘故

鎮毫錯毳匪剛斯柔象羣哲以濟美較

一作

千年而取

優配華玩於車服曜珍竒於貴游殷祀典以崇貴飾

一作

昭禮容而克修暨夫秋沉金氣冬舉玄律進御相之門

登王侯之室寒祛溫薦恩纏好密任藏用以卷舒委涼

暄以昇黜將絺衣以遞御與紈扇而更出苟人事之宜

然諒廢興之共一嘉其全真定色育精含徽千金振價

衆服騰輝朝臨皓雪且狀乎寒披鶴髦曉安朱架又象

乎高懸玉衣雖質文之可別蓋貴賤而同歸故崇侈者

取貴而尚戒奢者含貞以非矧乎從損而益工兼素腋
德之攸親豈惟物新晏嬰相齊以推獎子孟嘗獻秦而獲
珍貞休利乎蕃藩蕃通用玦悔恡生乎妄人儻茲道之無替
遮遺芳於後塵

千金裘賦

雍陶

良治之子兮不墜舊規制珍裘兮巧意無遺非一狐之
成此直千金而在茲蓋以表盛服之麗者舉高價而美
之儻以負芻如當市骨之日如將貫酒偏宜買笑之時

如疑其選擇亦求粹白資衆毛取羣腋極狸製之狀殊

豹飾之跡俾褐襲之有加曳婁而無數紉針既就振

領提裳

一作生光

乍掩孔雀全欺鸕鷀有斯而死不於市衣

此而坐不垂堂何必獻武帝之時人來西域受平公之

處鳥下東方宜乎在笥見珍滿籛非貴將示美以爰御

豈救寒而乃衣時彰節用乃三十年而尚存俗竟疑奢

妍乃十萬軍之所費觀其皓練漸潔輕埃莫霑中幣之

酬猶少外飾之態俄添日影遙臨豈見犬羊之易雪華

傍射自宜狐貉之無爾乃取而諷論其衆亦猶多士補於衮職羣材構於時棟豈比夫告弊於黑貂誇煥於青鳳然則乖惡衣之義生侈服之心既傷三德之數徒稱千鎰之金所以披鶴氅於王恭獨標耿潔焚雉頭於晉帝用戒奢淫况乎衣褐可以備卒歲挾纊足以禦寒夜何勞寶劔侔賞豈要驪珠同價委此蒙茸之資被乎勤儉之化使狗盜之人盡息其偷詐

授衣賦

以霜降此時女工云就為韻

李子卿

九月肅霜山靜風落天高氣涼蟋蟀入兮堂戶近鴻鴈
飛兮天路長欲備歲之無衣無褐始禦冬而載玄載黃
命婦女事為公子裳若乃田畷入室居人在巷警殺氣
之秋殞切嚴霜其夜降物藏于時人感于是雖懷有稔
而及節亦念無衣而在此績我絲麻具爾紈綺將備服
之纁素豈徒事夫紅紫則知王者之德聖人之思禮法
在矣古今以之事陳王業功當天時澤及周王之道歌
得幽人之詩既而滌場穹室熏鼠乘其農間以入室處

爰邀載績之功始命縫裳之女摻摻柔腕札札鳴杼天
寒夜靜既閱西鄰之光月明更深齊度南軒之杵夫如
是事合其制禮亦有序物嚮政方人知義所將前規不
昧故斯事必舉資爾績而卒歲是裳授余衣而窮冬可
禦方今四隩既宅九州攸同人悅物茂時和年豐男勤
耕於稼穡女務績於蠶工雖悅當今之化亦由行古之
風於是彼其一作已之子各稱其服此生之物咸得其羣
念彼及此務穡勸分雖非後作抑有前云豈上帝之思

疑
我實下人之戴君客有聞而歌曰天之高兮無不覆
君之大兮無不祐生人殖物既庶且富爾在疑于時爾
茅于晝霜始降兮女工就歲時窮兮寒衣授

第二

同前
韻

張何

惟改歲之弘典爰授衣於肅霜稽月令之前制得幽詩
之首章夫其損益從時取其觀古人象玄黃既績可以
為公子裳促機上之寒杼發桑間之懿筐零露既溥申

一作肅

霜夕降聚於燎火無資於借人勸其功傭俾率於

同巷爾其敦質素黜華靡翔疑葛履之儉嗇笑麻衣之

浮侈裂素之潔既無取於流黃我朱孔陽復何為乎惡

紫裘狐狸

一作苟
狸製

之可識諒羔羊之在此且德惟稱服

道在隨時惜光陰之暮矣恐締綌之淒其會斯蠶績取

彼狐狸既申之以雜佩又組之以素絲信物之美者惟

君子宜之借如輕裘被服之客織手縫裳之女晝剪綺

紈夜調砧杵微芳發素袖舉絲兮衣兮爰笑笑語莫不

遵向晦以宴息樂盛陰之室處於戲聖實作則皇惟降

衷禮章度數服制卑崇鑿羔袖之非類慎鷓冠之不衷

一作 中 豈可凜疑作 然充耳不念女工俾僭亂以陵上興

怨言於大東而已是以帶裳表儉黻冕昭文襲緇衣之

改造追補袞之清芬故能宜象服集疑 玄纁將菲薄以

為寶豈浮奢之足云有守道固窮至圖未就卒歲無褐

憂心如疚四時迭運竊獨悲此凜秋萬物有託子何為

乎巖岫空負悲哉之感徒為哿矣之富儻有彈冠之期

不念一作 緇袍之舊

第三

以霜風轉厲遊
子未歸為韻

周存

二儀幹化兮四運環周大火中而退暑白露泣而成秋
玄鳥去巢望雲海以幽蟄旅雁違漠指烟江而遨遊農
事云就婦功聿修感蟲鳴之促織念客恨之衣裘慮之
云誰彼姝者子弄機杼以成績秉刀尺以循理揣其修
短運纖手以俱營善乃規模敏惠心而獨揆爾其上下
有序度量有常咸循故以取制豈崇異而違方隨貴賤
以合則處玄素而有章伊四人之所授必九月之降霜

彼美衣工獻華服之楚楚彼都人士被狐裘之黃黃清
霜既降商飈亦厲衰草萋萋墜葉流砌氣蕭瑟以增冷
天沈寥而澄霽雖人將入室知所以戒寒而時或無衣
則何以卒歲是乃背幽風者無備遵月令者有繼也若
乃白日向昏愁雲四展歸鳥時聚斷蓬孤轉風生虛室
之寒服念輕裘之善則晏平仲悔累年之未易桓
謂冲也或
非作趙將軍授新衣而不遣也爰有別江山之墨客遊他
鄉而未歸驚歲序之云暮恨籌謀之尚違矧夫搖落秋

聲淒切霜氣巡階除而不樂撫心曲而誰謂且士有知
已而我獨無人皆授衣而我獨未因感時而增歎聊作
歌以自慰歌曰愁疑作秋霜落兮歲已終秋雁吟兮悲遠
空短褐不完兮憂思充庭樹蕭蕭兮冷暮風

履賦

趙良器

朝廷兮赫曦冠劔兮逶迤惟斯履之所用得禮容之威
儀綴珠綦以崇飾導玉趾而更移其始造也佳人運思
女工妙選爰斯功之始畢出閒庭之試踐眇輕步以相

矜指竒文而爭銜若乃相國承寵尚書見榮歷彤階而
曳響上玉殿而規行出羣標竒則簷前鶯落入朝表異
則雲際鳧驚運著絲以示儉躡瓜田而見明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潔其容色固其表裏偶簪裾未以為榮踐泥
沙而以為恥其義翼翼其貌邕邕曳踵則輪軌不斷接
武則塵迹相重其取進也每迎前以啟路其守謙也常
處下而翹容其受用也既虛中以待物其順人也亦應
時而曲從是以加其絲飾廣其文繡所以表威儀光領

袖宗廟祭祀非履不行揖讓周旋捨履何就易履者禮也吾謂斯文之不謬

豹舄賦

以兩通用
四聲為韻

錢起

麗哉豹舄文彩彬彬豹則雕虎齊價舄與君子同身故得飛聲入楚見賜留秦曩者胡為隱霧而不下今復何幸對雪而迎賓蓋因虞者之獲成於匠者之手苟當時以為用雖殺身而何有于以理疑之美且無度既居下以禦濕亦迎前而啓路花映香塵光生玉步借使登朝

廷列臺閣規矩不改會同自若投其迹必陟鴛鴦之行

取其文不改犬羊之鞫詩人歌其事春秋美其名捨則

止用則行逗迥一作齊飛遙分鄴令之術入朝曳響近

雜尚書之聲彼糾糾葛屨珊瑚珠履一則固窮一則僭

起制度首出憲章俱美嘗試談論其茲烏而已士或覽

之而言曰象以齒而焚龜以骨而斃况之豹也憑巖穴

以逞欲以爪牙而自衛而有用於人竟以皮而戾一朝

寢處成此新偉夫斑文散煥毳毛蒙密映鶴氅以迎一作

凝暉臨翠被以曜質於斯時也不可談悉亦有刻意未
參卑秩東郭之曳履長穿王生之結襪何日思蔚然而
一變歌豹鳥以自畢

第二

同前韻

前人

豹可為兮鬱矣其文材賈害兮用之楚君用之則那為
鳥几几雖工興其飾亦天鍾厥美奢以則之衆目所視
異哉惟雜爾巧有詭其制也青葱掩其真赤纒慙其麗
動容而彩射金屋舉趾而聲傳玉砌諒服翫之惟竒知

侈靡之無藝徵夫至理也匪威儀不忒匪古訓是則甚
葛屨之失禮同鷓冠之敗德何役智以宣驕乃自躬而
刑國噫先王立極念茲在茲服有常度行無越思何爾
烏之豹飾雜珠綺與文狸若昭其泰一作奉無乃簡矣是
烏也君子歎之觀乎異狀斑然後疑周覺霞起煥爾文
質當其踐履知我者謂我惡居下流不知我者謂我親
承玉趾則知物有所歸天之冥數惟豹作烏殺身思遇
惜其有美而來亦以禦寒之故雖雨雪而盈尺俾陽和

而在步不然者寧踐於斯路客有感而言其文也何麗
其用也何薄當卑步武之間徒異犬羊之鞞飾被已慙
於翡翠為裘更羨於狐貉別南山之霧以奉進趨同鄴
縣之鳧願翔寥廓

第三

同前韻

謝良輔

惟茲烏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於君子其
用也見美於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含章可久棲止隱霧
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殺寧畏險而鋌走豈知獻狀於獠

者之身入用於屨人之手敏手既至光華增媚兩美必
合一朝成器信常功之嘉猷為盡飾之美利苟賞善之
在我甘殺身而不懟曲直裁成威儀可觀若向也獸而
今也鳥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攸宜周官之
赤纒無數左之右之乍合乍離每唯命以進退將有翼
於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懷文彩
之竒故尚書之曳履聲則有音中郎之倒屣義亦為美
雖惜疑足以同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

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實怪於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
惜飛鄴縣之可慕願賓上國之堦墀冀吾君之一顧夫
材俟時而進用時俟一作頽材以求素彼微獸之有章亦
飾躬而制作慕公孫之几几恥滑稽以交錯幸參鸞鷟
之行無雜犬羊之鞞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亨對斯文
而不作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圖畫

徵君洪厓子圖賦一首 圖畫功臣賦一首

凌煙閣圖功臣賦一首 繪事後素賦二首

青出於藍賦一首 白受采賦一首

五色比象賦一首 黃賦一首

誤筆成蠅賦一首

徵君洪崖

一作崖

子圖賦

以雲際長松以表貞節為韻

歐陽詹

矯矯徵君居幽行聞朗詠堯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
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畫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豈不
以懷材習技我韞跨俗之工履道全真彼有至一作人

之節者也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
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始睇疑在
野而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蘿纖纖以垂帽草青青

而藉履洋乎令聞昭晰得其所由儼矣

一作夫

儀形髣髴

知其所以原夫賢達作範丹青立程將模前而示後必

體物以

一作而

歸成服唯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覩

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貞知身已謝看

畫如生矜且復莊若此辰

一作晨

之有識貪之與欲同在

日之無情形如

一作似

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

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方秀千峯初霽神飄飄以

自遠身悠悠而不繫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

日得夫君於

一作乎

此堂乃知君之於德也大畫之於工

也長畫非君無以展其妙君非畫無以

一作莫得

揚其光物

有相假不其昭彰揆人事之美惡論功庸之夥少伊畫也可以稱智者之先惟君也可以作真人之表者也

凡一作皆集本

圖畫功臣賦

以立定爾功惟克永代為韻

錢起

先帝之草隋也應歸運而大義舉獲仁人而鴻業集及乎計代

一作伐

錄功日不暇給寶玉不足以勸賞故茅土

是封鍾鼎不足以昭宣故圖贊是緝傳厥象於繪事壯
崇臺於天邑貌武之臣忽披雲而鶚視股肱之佐乃捧
日而山立何惟肖而斯在皆凜然而可挹初庶賢遇聖
神器未定天有孳兮厯象昏雲從龍兮川谷應帝曰隋
失厥御國將頽弛人心如愆王室如燬膺圖受籙明徵
在予保大定功克成伊爾由是十亂輔主三傑制一作總
戎敢敬休命克贊聖功掃乾坤之慘黷陸機功成贊上
塔下黷塔楚錦
濟品物之屯蒙闢天關而七曜再朗迴地軸而萬寓

來同暨王道平夸乃念茲而在茲既艱難是毗亦四方

一作康濟
或作幾康

是維享其勲力嘉彼令德懿我武之雄成類

爾謀之剛克宜其藏勲庸於盟府圖冠劔於紫極則是
繪也其麗不億倬哉羣彥丹青彪炳列盛服之暉華儼
高居之秘靜斜月在壁疑假寐以將朝頽陽半軒同處
陰而休影胡像設之既固將山河而惟永則知我唐大
賚光掩前載功高賜履追呂望於周年鳥盡藏弓異韓
信於漢代盛矣哉容貌方崇光靈不昧

凌煙閣功臣賦

崔損

粵若聖唐之馭極也寰寓克清鴻業再創績功臣之烈
紀重閣之上圖照日而增明閣凌煙而益壯勲庸是表
威儀可望昭昭兮藻繪之容灼灼兮丹青之狀遠而視
疑列仙之臺逼而察識公侯之相縹緲兮映空色而遙
徹咫尺兮近天顏而內向稽其義知聖君之膺時覩其
象知忠臣以應期叶雲龍之潛會合魚水之相資覽炎
漢之前規寧或比矣徵疑大魏之往制何可尚之懿夫

容彩彰施氣肅端倪風存正直色形恭儉若進忠以欲
諫如率禮而有檢處其高也方取貴於功高居其險也
固非同於履險則知君冊勲兮旌於賢臣在圖兮參於
前名位雍雍就丹楹而成列衣冠楚楚煥藻井而相鮮
美繪迥超於雲閣崇勲豈比夫燕然是以皇心斯遠聖
慮惟遐謀猷是念貞忠是嘉不然者豈徒飾藻繪之功
悅輝煥之像對重鑿之宏麗翫峻宇之弘敞而已也所
以作其炯誠激乎勸賞有以讚丕績之奕休有以念前

勲而存想徒觀乎苔亭

二字見張衡西京賦苔或作迢

天半龍嵒雲中

容止有作光芒有融廓宇宙而翼聖配丹青而紀功藹城闕之佳氣被君王之德風仰之惟高媿星辰正拱於紫極望之不及謂申甫將降於惟嵩豈不遇聖明之主建公忠之節石有時而泐水有時而竭茲閣也不騫不崩表功臣之盛烈

繪事後素賦

以五色成文彰之在素為韻

張仲素

畫繪之事彰施於文表其能故散采而設雜其暈故後

素而分運茲潔白之光綜彼深淺之色始其布濩終若

組織成山龍華蟲之美實曰當仁後黑黃蒼赤之采

二字

一作固無慙德間精微而不亂蔚明麗之相得昭昭以

著郁郁斯皇發衆狀而逾出映繁文而益彰奪朱紫兮

不能爭其要汙白黑兮無以損其光于以界道斯能辨

方

一作于成章

昔實瞻之在前昭其本始今為本者居上爛

以主張素為繪兮事惟從古禮於繪也義實斯取其素

也同至淳之得一其繪也合比象而為五理衆者寡予

惟汝明無使輝華自混庶使毫髮難并處皦昧之間造
形則辨居有無之際遇物皆呈雖欲勿用曷其有成乃
知作繪者惟文是務言詩者在理為喻故得盡飾之道
不愆於素探周禮冬官之職諧衛風碩人之詞爰遂事
而乃眷幸全功而勿疑質不勝文孰謂何先何後白能
受采有以顛之倒之胡未至而取誚豈卒獲而能期不
有分布孰為文彩恒起予於後進潤色斯存苟棄我於
已前一作然人文焉在美矣夫繪事之義所以刑萬邦而

昭四海

第二

以瑟彼玉瓊黃
流在中為韻

穆彼作繪聞諸色工增乎華諒以文為質分乎像示一作

亦非素不終惟繪也成文不亂惟素也允執厥中蓋以

昭聖人微論諭君子飾躬豈分黑黃與蒼赤列山龍與

華蟲已哉古人

自古人以下二十九字一本止有以盼
以青丹之章以盼倩之玉十字

倩之姿彰敦朴之俗知女得其禮不專於舜華士有其
容或同於冠玉雖言詞為藻繪威儀為朱綠自可果行

不曰持禮自勗亦猶布衣者以質相從為業疑者以絢

相屬借如葉公之繪飛虬也蟠蜿騰驤非素則其勢不

揚漢氏之圖明妃也嬋媚窈窕非素則其容不彰是以

間其文彩布厥玄黃譬瀑布之界道如溝塍之畫疆然

後五色成文班簡而不雜遊方圖物賦鼎而可詳且無

文無質其比如櫛何貴專一之琴瑟不雜不亂其間如

織自同流中之圭一作玉瓚既點綴而無遺一作違亦聯綿

而不斷原夫染人獻色工人始謀巧心方逞濡翰方流

似乃地之無礙疑罣緒之方抽入衆色之中自分文質
發羣像之表如別薰猶且殊受采之性寧有奪朱之憂
則知素之體也真繪之色也侈守厥貞白雜乎麗靡理
衆惟寡既以一而處多守樸不雕遂出此而入彼將黼
黻而奪麗匪一有織之所擬別有彬彬向就屑屑行諸
志惟厲乃仁則依於期霄漢之振拔假詞賦為蘧廬讀
孔聖之言雖云由己承卜商之問終愧起予

青出於藍賦

以純粹積中英
華發外為韻

李程

監縕嘉色青出其中諒究本而不異由入用而靡同渥
彩必因乎外發至精不得以內融暨乎時日既臻染人
云至備震方之正色遵周官之故事行採之際詎盈詩
人之襜俯拾之時亦異炎洲之翠非取榮以玩悅將有
求於精粹比夫珠研而益丹劍淬而逾利惟英華是揆
惟混濁是棄曷捨彼而取此信本同而末異當時所營
盡彼精英被以純深之色總乎遷染之名陰隲四時輿
服因我而更御彰施五采玄黃待我而後成初類含章

而潛伏今若開輝而發明豈不以蒼然之迹始分煥爾
之英久積研精逾麗昭章可覲謂玄之又玄符益之又
益則明珠之剖巨蚌美玉之出蘊石彼皆異狀而竟殊
此則一變而不易且夫色無以加孰曰取實而去一作棄

華光不可昧必惟自中而形外故臻乎極而不失其色
發乎深而其用惟新積而成形等氷寒於水演而大義

同絲出於綸俾夫外則文為藻績內則體合一作精純

故煙生於火配乎物情根於性本於仁子貢賢於仲尼

莫知功倍季孫富於魯國孰謂德均君子思端本而肇
末恥後先以超越故取斯而喻斯謂不悱而不發

白受采賦

以苟非忠信道
不虛啓為韻

獨孤授

白者物之正色采自人之發揮有善政之功何不合執
必疑遷之性詎能非所以投質而丹青必應改作而玄
黃莫違玉色可移酒變美人之貌素容可比塵縉遊子
之衣始以潔白為佳無文是寶流行於一掬之綠遷移
於五章之好假乎異物奚謂莫知其他變而從宜匪曰

不恒其道是知白之美者采必加諸始謂不愆其素終
成求媚之虛潔其身敢望於潤色污為染勿訝其文如
露變盤中之文氤氲而乍結雲改封中之色燦爛而潛
舒然知素以為貴文而後進棄彼湮而不緇從我動而
無競一作動無不順知其白不足以含章美其文必滋乎彩潤
豈舊染於姦色因物有遷自委質以成文非我無信於
是推其嗜好窮其妍不虛白為文藻之宗繪事為朴素
之後坦然明白佩此以飭身婉而成章是期乎假手若

以考自然之性明發彩之功專其容知變以為義形於
色不雜而為忠英英之雲抱日之丈何染鑿鑿之石補
天之力何工如以素質莫問奇文是啓耀之以不慙之
文居之以勿執之體可黃可黑將興墨子之悲或素或
青未易殷王之禮不然者何以麻衣雖白兮采服斯有
如雪之潔兮如濡已受黔生白鵲之羽赤點青蛇之首
發顏色兮不辱其身離堅白兮莫失其守懿夫明斯理
者然後知吾道之不苟

五色比象賦

以車服有制示不徒設為韻

陶拱

聖人以王命之施官秩之設貴有品類賤有等列望之可辨非旌表而焉知出而身疑殊宜車服之有別於是

招繪素之黨召彩筆之徒程亂目之衆色寫外物於百

夫以侯伯子男之服為飾以山龍華蟲之象為殊莫不

煌煌熒熒煜煜煜煜青為山兮曉疑疑而爭峻赤為火

兮赭熾而含燠粉米以純白而璀璨宗彝以太玄而馥

郁

二字一作一暈一作

而為羽則振迅而對飛暈而為龍則

跨騰而相逐蓋上古之禮制亦當今之法服必謂美妙
無盡精微有餘侔桂月之規縱麗天而莫勝擬海藻之
質雖搞文而不如實逞巧之無比信取象而靡虛豈徒
用別於涖職蓋亦或施於乘車懿其創自於心成之在
手或大之者不遺其美惡小之者不失其妍醜此實權
等於真宰功齊於妙有所以作國家之程式辨王臣之
印綬歷萬代之恒規經百王而共守不然者法實紛糾
制有允休何必假其彩色之炳煥於君子之衣裘合九

章之物者則寫非五等之服者則不故往代垂模明君
立制一則爵命之易辨一則制一作物容之昭麗宜乎嘉
其義重其事佐盛禮而罔易垂後代以永示信哉表德
之為良亦美作者之深意

黃賦

以平上去
入為韻

張階

堪輿之內羣象茫茫均四時之辨物列五色以居方名
可大者其惟中黃吹律成音考定宮商之韻麗天為則
遙分日月之光石在穀城之下氣流華闕之傍雲瑞命

官而共治星見知芒之莫當恒發揮於矐矐寧見混於

蒼蒼黃之為用時義大矣揣稱之功請言其始土德載

物首更

一作與

王之五行河水流謙恒曲成於千里鶴拂

羽於太液龍弄鱗於成紀悲哉秋之為氣歲將暮止菊

花可折凝曉露而含光木葉既零拂涼風而亂起夫惟

色有其變用無不遍染素絲之正色映飛塵而不見合

氛昏而慙隱向晴暎而復見漢霧塞而呈災秦蛇夢而

命奠乃有號國窮士非聖不迷務本於三學道於一雖

觀色而託賦猶守中而靡失希執念而見昇願啓心而
就日

誤筆成蠅賦

以象從誤致補
之如真為韻

謝觀

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既失手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
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從宜善奪真而不異原夫
裂素凝璧纖毫露鋒展霜花以雲薄墜松煙而漆濃於
不可為之處見不可去之蹤處小瑕之間義寧有怒居
大白之上污實難從由是潤色成功從權善補逐手見

營營之狀隨筆長蕩蕩之羽乍若蟋蟀之居壁復類蠨

蛸之在戶然而迴立素絲不失毫釐倅止樊

一作蕃之貌

類附驥

一作鶯配扇

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與點也於一

顧一盼之際默而識之將起枚生之說那虞翟子之悲

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悅目而賞隱

映纖絺之內囊螢處中附麗糾組之間牖蟲將上嗟乎

巧以飾詐假能亂真始自不材之點俄成有用之身捷

捷幡幡誘讒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綃而色新已而

吳主是臨竒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覩詩人止棘
之體絕王思立筆之怒迷邂逅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
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其筆誤懿夫汚不足謂瑕豈難
除知過善改巧思橫舒卒能珍賞翫之不失成竒文而
有餘彼田夫之禾麥

出博物志

景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寶一

六瑞賦一首

玉賦一首

攻玉賦一首

石韞玉賦二首

韞玉求價賦一首

沽美玉賦一首

良玉出櫝賦一首

良玉不琢賦一首

良玉比君子賦一首

六瑞賦

以儉故能廣被
褐懷玉為韻

李子卿

昔先王之朝列位也宴以示慈惠享以訓恭儉故六瑞
之等差為百僚之形檢將以守官有序而亦在瑕無掩
其質不昧特明乎等威其義則深兼管乎褒貶然而珪
璧列布方圓為度煥彼憲章請徵其故且五節之制以
瑞為恒美王者有逮下之德而鎮圭是增庶存乎可大
可久仍契乎不騫不崩追琢斯成伊桓伊信會朝是執
惟股惟肱伯置躬以式禮子揖穀以旌能況不闕一於

蒲璧固知夫立

六 疑作

瑞之道斯弘若乃伯禹塗山千載

攸仰率土肆覲普天歸往獻替之道若木從繩朝宗之
心猶風名響棗棗之威儀是浹愔愔之德音克廣徵往
會之有倫信斯瑞之所獎洎夫道德浸微君臣失義或
求車棄禮或舉烽成偽出而非正為丘明所羞召之河
陽則文宣興刺九服自失其序四海莫由光被徒以彼
狄為好仇豈用我珪為嘉瑞丕休哉否不可終道窮斯
達我國家崇儀式禮敷本棄末三起衣荷再徵被褐執

玉既翼其左右班瑞仍需於退闕美其四時展禮百神

允懷奉珪以拜亦授鎮之力孰云祈年而階一作諧則知

禮之所貴莫先於玉發六瑞於周典冠二牲書作二生於舜

錄其難致也恥應連城之價不易知焉甘則三獻之足

儻未逢至鑒之所珍誰辨混沙以雌伏者哉

玉賦

仲之玄

眇坤珍之潛思察妙有之嘉生伊靈丘之產玉得天地

之純一作淳精超衆寶而惟美比君子而居貞含溫潤之

麗色挹清越之奇聲神光照廡高價連城瑜滅有私而
不掩珪美無心而自明爾乃太玄分儀洪纖是質瓊瑤
琬琰之殊號結綠懸黎之衆述五色相宣千名競出振
鶴羽以益鮮聳雞冠而增煥匪蒸粟之足侔何純漆之
能亂乃堅以守正妙以通微洪爐不能易其色厚地不
能瘞其輝乍騰虹於白氣或見女於青衣山林孕之而
含鬱川瀆育之而連漪昭靈神之景命啓聖哲之昌期
無終設漿而獲偶涓浦投釣而匡時復有逍遙人俗鬢

鬚仙府泛醴流膏崇臺結宇飛華崑閬之岫結影蓬瀛
之浦使人主齋戒班垂歎揚磨礱規矩華琬文章琢之
為珪下辨君臣之節合之為璧上連日月之光既展禮
於天地亦分榮於殿堂垂纓珮兮濟濟登鑿輅兮鏘鏘
入管絃而流韻備罇俎而含芳然而運有屈伸時兼否
泰當其潛影幽阻抱璞荒外砭砭紛揉砂礫無汰空泥
涅而不緇何風雲之難會嗟夫雖天下至寶必俟鑿而
後知苟非人而妄進則按劍以興疑故卞和為之澀泣

鄒陽為之銜悲夫物不可以銜賣將韞櫝而藏之

攻玉賦

以他山之石為韻

趙昂

有美玉於斯有工人在茲玉待人而成器人捨玉而何

之於是施

一作用

其巧審其思事必堅決心無墜虧再視

再度以蒙夫精鑿匪瑕匪穢

注在前

寧有於吾欺向無質

直之性琬琰之姿特達人許清貞自持則大匠不顧天

材或遺亦何知入之於火也不變其色投之於泥也不

染其緇良工見此

闕

多惜直以為珽圓而作璧

無枉纖毫皆知所適遇今晨之發彩冀入珪璋察往日
之屈蒙期分千石於是虹氣玉白雞冠與赤執之以禮
故有藉而見文受之必齊非許城而不易若然者疑隱
於玉玉無憚於可磨玄黃糝色山水騰波但因時而獲
賞敢輕議乎其他人未我知甘無言於見棄賢能相達
將不索而謂何況乎玉之寡珉之多夫子有比德之歎
卞生為追怨之歌歌曰昔之玉在石石在山山有玉兮
隱其間今則石為錯玉為環環亦獻兮君解顏遂與

生芻為比與鄰桂同攀
豈辛勤於道路徒抱泣於荆
蜜

石韞玉賦

以溫潤積中英
華發外為韻

白行簡

高山穹崇山有石兮玉在其中
物不能自珍綿千載而
抵飛鵲寶所以為異貫四時而見
白虹積苔文而外翳
涵冰形而內融煥乎其文既自抱
其堅白敦兮在璞將
有俟於磨礱嗟夫委質含章藏輝
晦迹閱奇文於特達
韜善價於今昔棄他山之下未得
輝乎滿堂泛渭

一作楊

水之中誰復知其盈尺混清潤以潛穎託層崖而委積
愛而不見雖類懷寶迷邦和而不同終辨我心匪石懿
夫石惟縝密玉乃堅貞孕明含粹養素挺英包其蒙詎
覩蘖兮之色藏於密誰識拙然之聲徒觀夫明其內晦
其外諒可久而可大見其素隱其華若去泰而去奢形
委順而可轉心抱忠而無瑕闇然而章同夫珠媚於水
光而不耀異乎金在於沙爾其玉方蘊藏石未磨磷氣
中潛以育德色旁達而示信處於鑿鑿則冰

疑作水見
文選頗延

詩折而方流依彼巖巖亦山輝而木潤照無之光尚哉
截肪之色空存昧識者但見其落落精鑒者方辨其溫
溫石不能言莫遇琢磨之力玉未成器難逢拂拭之恩
則知至寶在乎藏真至德惡夫自伐剝其心而白不受
采實其腹而間不容髮客有愛此堅貞想其清越歎時
俗之莫顧惜輝華之潛發儻見彩於一拳庶無虞於再別

第二

以淳粹積中英
華發外為韻

李 瑾

客有感物而憤激何彼連城之珍尚蘊他山之石嗟宋

人之謬好嗟卞子之未覲抱昭質而陸沈絨異彩而塵積則知時有興廢道有窮通以彼十德之美處斯一拳之中光未施於照廡氣潛發於如虹知識真者希故處幽自秘莫覩縝密空含精粹良工未遇曷溢目之可觀高價儻來將無脛而自至其窮也類獨善以自守其出也比兼濟而為利誠宜取貴於人資琢成器也今用晦而明抱素含英慮以俱焚每懼崑岡之火俟乎人用自憐一作為物產之精豈直潤木有所輝山可名惜冲鑿之

未臨倦凡目之見忽徒在山而期久獨蒙垢而未發麗
質可嘉采實損華居其中誰謂困乎石藏於密非曰匿
其瑕是知物變則通否極將泰彼含章而混跡由因中
而表外當今庶類歸真萬物化醇地不藏寶山將貢珍
豈使永韞光於散地獨埋照於窮塵願鑿石出於竒璞
知乎希代之無鄰

韞玉求價賦

以韞積藏諸沽
求善賈為韻

獨孤授

物有可為之感憤彼玉也則良寶而斯韞豈不以識貞

或寡至真難鬻白虹之氣莫通玄圃之英久伏精鑒頗期於卞氏無厭匪及於虞叔懷特達之性豈傷於山抱聖剛之姿寧毀於積雪澤膏光陰中之陽工成六器色備五方是飾容乘乎車服亦將頌瑞於侯王表其華同貞士之素履韞於密叶至人之退藏誠異乎石處而以居可比夫處實而若虛我則物之貴者彼宜力以求諸惟賢有身豈名是沽佩諸身可以節君之步執於手可以息君之趨或稱之以琬琰或嘉之以瑾瑜韞積如將

於慢藏匪瑕之匿連城儻用之善賈何脛之無是知接
神祇者必我之由奉朝聘者亦我之求雖含光之未發
信入用而則周伊入用也理均乎兼濟其含光也義等
乎獨善詎若韞鄭鼠之足嗤寶燕石而莫辨有客感而
嘆曰玉也者固可取貴乎天下今不售於人猶獨高其
價垂大賢之盛德非小禮之能捨故有偃蹇當時沈冥
委化必使反荆王之深惑審田文之見詐則美玉器而
髦士官豈徒埋身而照夜

沽美玉賦

以懷寶迷時豈
曰君子為韻

白行簡

美矣哉有玉於茲不磷不緇而藏則傷乎秘寶懷而
匿又慮乎失時是以露瑤華之炯爾就朝市而沽之且
以辨玉璞之名且以見至珍之道耀盈尺之燦燦彰合
拱之皓皓使思之者覩於貞清仰之者知乎堅好首六
瑞以為瑞排衆寶而稱寶然後厥聲載路厥價載聞蘊
十德以光代先駟馬以薦君亦何必隱映其華韜藏其
美行於魯謂迷邦之士入於宋比越鄉之子豈獨用為

薦神亦自以為厲已

一作一自以為身
危一自以為厲已

且時見玉而既

重玉待時而以諧獻楚之忠誠必賞求秦之價直非乖
自可覆之於匱鬻之於懷間彼琅玕照追師之筭離于
衣褐裨天子之階寧令善價不再良辰無幾且遠於簪
裾永踈於筐篚夫然則玉工貽誚君子不韙韞藏之則
求沽之則吾豈如垂棘之璧不琢之珪亦當出彼巖
石鬻此規携是以百爾之行一與之齊未有玉逢價而
更惜士於時而自迷然則事有可而必行辭有為而焉

說道既危而思隱善求顧

一作售
求善

而無伐故沽玉者遵

於賜言待賈者存乎子曰沽哉於斯文而蓋闕

良玉出積賦

以藏輝久矣善
賈今來為韻

嚴楚封

美玉於斯兮韞積未揚閱其質韞

疑

其光寧處幽而遂

久將發蒙之可望貞必俟時矣甘其隱伏實實稀代安

得而蓋藏勿謂愛之而不見願使闇然而後章比事詎

同乎剖蚌契已可侔乎釣璜其始也不琢而成効珍可

喜絢彩旁射寒煙溢起辭礦璞而山輝乍無受緘滕而

虹氣未已同被褐之內朗類守墨之中美君方固扁鐻
彼孰得而沽諸君儻力提携必同茲而出矣於是至寶
將啓良工肯來目力深昧心源獨裁念孤貞之特達聊
徙倚而徘徊將發蒙之是思玉不得不發苟開物以為
務積不得不開既而真質騰晶孤光盈手貞非受采一作
溫明不容垢希成器而入用因比德而見厚荷拂拭於
惟新忘沈淪之永久溫其朗潤動有清輝知照廡而識
之者異將抵鵲而用之者非用如之何規模之下為環

而循理不盡製佩而流韻相借在昔退藏於密何敢稱
珍幸今顧盼生光終希善價乃知良玉之比也重出積
之義也深雖寓言於彼而察人在今欲使出處有節貞
方其心無毀匱之嗟誠非肆志起生芻之詠寧懼陸沉
則有報匪瓊玖器慙瑚璉倘雕琢之見嘉庶英華之獨
善

良玉不琢賦

以資質溫潤無假雕刻為韻

崔咸

惟玉也稟堅白惟琢也散貞姿璞且無瑕可重其良者

德斯有比不在於文之故以素為貴也任其自然之資則追琢其章不得以曲肆其巧特達之節不得以無飾而疑懿夫蓄溫潤以生輝見精神於照室發虹氣彰皓質欲磨不可每清貞以自持其美孔嘉在切磋而何必體乎智而其理以密合乎仁而其色斯溫既有求於剖璞寧不憚於焚崑諒成器之罔念固全真之一作而可救嗤獻斗負一作負來終見碎於亞父鄙成環可佩俾獲罪於叔孫含其章積其潤恥從飾以變質豈匿瑕而為吝

將奪價於連城笑如泥於利刃所寶者道不在其沽幸
可貴於君子非賈害於匹夫流水之文記其方兮斯有
他山之錯施其用兮則無美可同於韞櫝嫵匪生於掩
瑜秉不磷不緇之道陋為珪為璧之徒則知玉之美者
是吾寶也異宋人越鄉之患司城安得而使攻類晉侯
外府之珍虞道固知而可假雖天子賜珪於朝亦琢亦
雕諸侯受瑞于國亦磨亦刻所以尚其名一作信尊其德
豈徒文被褐之懷飾截肪之色又有一拳可尚三獻未

識俟覽一作鑿者而求旃異善價而不忒

良玉比君子賦

以精光茲色矩絕寶圖為韻

暢 瑾

白虹為氣太陽為精堅其質孕其明卞子識之而曰至寶他山之石攻而挺英融雪華於潛潤一作映洞水彩而

凝清彼其一

一作既

良玉焜焜煌煌瑩若既兼縝密粲乎其

有文章積千金而比價掩十城以騰光將以配君子比皇王豈徒潤林薄蘊巒岡而已哉伊何配之溫潤含茲瑕穢已注在前不匿貞心固持性自然也灼而不變質有餘

也澀而不緇溫以作德成我邦式天子展四時之儀庶
官修五等之職珪以為瑞佩以比德上下有軌尊卑有
翼既山水節其文玄蒼差其色四者爰備勞逸是主民
也事也右叶於角徵君也物也左諧於宮羽反而規旋
而矩其志不散其容斯取况居則設朝則結進退鏘鳴
抑揚磬折禮樂之儀著非僻之心絕是則惟身允固惟
玉不撤且駭難之珍驪龍之寶雖絕其豔煥其藻但侈
於庶心何補於王道豈若玉之義也深乎博乎詩人以

生芻取喻

一作
典

賢則高矣孔氏以佩環讓德謙莫比夫

故藏之瑞府偶

一作
偶

之河圖奉之者生敬執之者不趨

幸無棄於照廡得一獻而論都

尹文子王問玉價工曰
無價五城之都僅可一

觀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寶二

青玉案賦一首

玉斗賦一首

庾氏子碎玉賦一首

被褐懷玉賦一首

以玉抵鵲賦一首

白環賦一首

黃雀報白環賦一首

握中有玄璧賦一首

蘭相如秦庭返璧賦一首

蘭相如全璧賦一首

澹臺滅明斬龍毀璧賦

一首

青玉案賦

以報之貞亮因
物營心為韻

張餘慶

當羣物之具陳唯玉案而是珍青瑩自乎天產追琢資
於匠人呈形而色有溫潤成器而道無緇磷由是功倍
几杖質殊琳珉當施設之不倦幸發揮而有因顧瞻之
時愛苔色之增麗拂拭之後覺花文之轉新振彼高價
膺茲美名潔其內而冰徹虛其中而砥平嘉韞積之資

忽雕鐫而有立以出藍之色作疑作治瑩而斯成美乎

充玩好守堅貞小大合度高卑有程諒當人而可託信
在物之惟精厠彼華筵雲母之屏邊色麗置乎虛室瑠
璃之牕下寒生玉貌宜臨丹心可瑩成其高而有足歷
其遠而有脛將以表青骨傳素心既捧執以來此亦保
持而在今甘寢之時虛色而空憐角枕間居之處凝光
而但對瑤琴是宜君子之好用資端操質美而微瑕莫
容色淨而纖埃不到况能坦蕩而為物以俟依憑而寄

傲伊錦繡之段誠可見投此瓊玖之珍是宜相報平居
之時忠心甚夷當卓爾而空承簡牘忽藏諸而遂映簾
帷見賢之眼惟永日而觀矣比德之心可終朝而用之
則知瑰麗之狀物無以尚欲隨時而共美因體物而先

唱空附識真之人將一鑒其瀏亮

未見物
字官韻

玉斗賦

以他山之玉琢
成寶器為韻

敬括

玉以至寶見珍斗以至平為器聚圭合而成量瑩瑜瑕
以表異蘊石而山谷增輝握樞而春秋定位秘以重璞

攻以他山中虛有待旁達無間內倍殊壁外圓若環用

之則稱物平施運之則含照自開

疑作關

燕石既分楚圭

未剝平準獻度良工就琢剡則為璋合而成鼓口應吐

納棲

疑作柄

隨把握有異擊刀漢營進綴趙幄

史記趙世家襄子使

厨人操銅料食代王以料擊殺之

議其遠邇曾是悠邈特達垂名切磋

有成炯光月皎洞徹冰清揣摩律度比較權衡法帝車

之杓如軒如輕校嘉量之趾不縮不盈至若劉項爭帝

龍蛇起陸楚塞瞻烏秦原逐鹿羽輕灞上之敵漢厄鴻

門之酷亞父按劔張良獻玉雖碎斗以稜威終拔山而
取辱比德者何邀功則多佩服惟允闕石用和既執契
而不遠諒求仁而靡他爾以至公秉彝我以不貪為寶
扣之則清越流響秘之則含弘守道光照廡以如虹價
連城而無考豈徒玉卮無當冰壺見杲而已是以在天
成象在物可師立身而溫潤無匹應用而盈虛有時嘗
為國器藏諸有司若暴新之所執

用玉莽
威斗事

吾何以則而

象之

庾氏子碎玉賦

以聖人捐寶以息爭端為韻

韋

充

人無善惡利乃交爭故懲忿者無如於立義感物者必在於推誠所以庾氏子能捐片璧遂息兩情誠聖人之

閻

一作同

域見智士之縱橫當其愛惡所逼長短相賊意

各是非事難姑息乃曰碎我此寶成君之德苟可易心

固無難色傍窺利害遂生一決之心下視錐刀不顧千

金之直於是置諸厚地投此攻堅隨刑

疑作形

駢若應手

瑄然萬點星分善價之心俱死二疑冰釋力爭之意都

捐斯乃大讓所加連城非寶棄此十德欲求諸道不然
安得勵不貪之志在彼斯須堅必斷之謀於予懷抱卓
哉竒士克已喻人解分一作紛以道出義於身故得割所

愛成乃仁不以利為用而以德為鄰况乎雪彩飛揚霜
華奔迸折裂無幾堅貞失性散如天之氣忽若斷虹碎
合璧之圓皆如破鏡此既棄寶彼焉息競則當路者誠
可以稽疑立教者固宜於希聖彼機忘於絕絃難解於
弄丸亞父碎斗而增恚海客鍛珠而成難徒生一理未

息兩端曷若格物於恥勸人焉一作美究其道不徒然

想其心非率爾誠哉莊生之說吾固知其有以

被褐懷玉賦

以君子藏器待時為韻

王起

玉者貴而絕倫褐者賤而無文何祕質之用晦空真懷而不分蓋以潛錯落蓄氛氳善價斯待韞光莫聞詎見識於和氏而色羞乎楚君當其組織初成彌縫已備馬褐同色牛衣齊類徒觀代藍縷配顛顛為卒歲之資有禦寒之利殊不知雪影斯積冰光所萃溫潤潛穎特達

藏器自同蘊疑積之深莫發連城之貴青蠅欲點礙羽
翼而却還白虹始騰隔領袖而猶秘是知玉人獲也用
之而彰褐父得也捨之則藏外不婁而不曳中如璧而
如璋隨於人誰謂無脛映于體乍若凝肪自有同夫蘊
石亦何虞於越鄉我亦思古人展矣君子既效此而比
德亦念茲而行已固將匿彩於圭瓚合音於宮徵懼秦
趙之奪我則掩荆山之輝恥虞虢之爭我則藏垂棘之
美宜乎琢磨是賴清貞勿改映胷襟而發光雜山水而

騰彩成器而服之無斃開衽而沽諸有待信可以價奪
衆珍名高四海然後被其惡衣懷以待時有老氏之誠
無司城之辭苟釋褐之茲始當獻玉而無疑

以玉抵鵲賦

張環

夫何荆山之崔嵬而美玉之在哉匿精輝於朗璞浮煙
潤於崇一作隈連壤石以熠熠雜氷霰之皚皚未登光

於瑞府畏委質於瑤臺嗟野人之屢獻而楚王之猶猜
此昭昭焉曾不識寶之為寶彼默默者焉知乎才與不

才於戲亂玉者珉奪朱者紫以斯為賦

一作賤

亦孔之恥

含白虹而靡察偶烏鵲而爰抵徒嬉戲以起予非特達
而知已向使早遇鄭客先逢罕氏則必待價而沽命工
而理剖以為寶有珪璋之秉焉握而為珍胡瓦礫之投
矣然後式我王度比於君子其故何哉用之而已類傳
板築以滅跡呂垂緡而退趾忽殷帝以賚予復周王之
至爾由匹夫以登良弼自孤叟而參多士豈非貴本於
賤秦更於否觀彼玉之屈伸實伊人之行止則玉累形

者璞人厄才者命投沙有去國之賢懷寶為閭津之聖
苟或秉屯受蹇雖異物而同病然而人韜素德我獨文
行用晦可以為明以蒙可為養正將有待於潛隱夫何
取於奔競姑用仰衣冠之駿德美銓藻之鴻柄清鑒雲
披虛懷冰映大拾遺寶高懸明鏡典我權衡於斯為盛
別有被褐蘊真而立伊投人之或誤乃按劍而邁及昔
同六鷁過宋都而退飛今隨乘雁赴陸海而遙集振羽
翰而有待搏扶搖而高戢慙巧媚以為容恥空言而取

級之疑宜不迨敢當玄圃之中玷則可磨希復白圭之
什倘或傾五都以置一作買珍獻萬乘而為執則玉乎玉
乎無復向時之泣

白環賦

杜顏

羣玉之山兮居帝臺之列仙采瓊華兮永久事雕琢兮
窮年青瑩若水白氣如天剖以崑山之石洗以瑤池之
泉弄影長嘯薰風颺然知東夏有德而虞舜之賢受穆
清以出震服中和以御乾乃馳縞鹿與使者奉白環而

獻焉玉華溫潤玉理精堅英光千疑以旁達肉好一以
虛圓晶晶霜皎田田月懸分清輝於綺殿失皓質於瓊
筵賞三朝之盛禮恒五玉而來覲彼昭華之珍兮焉往
延喜之珪兮誰錫亦所謂歸有虞之理功告大禹之成
績美矣哉撫運兮天寶至大素皓兮聖人之瑞非天則
莫之與非聖則莫之致琬無芒而未匹璧有美而奚類
以和柔剛以配忠義亂曰白羽之白輕只白雪之白消
矣未若茲環之有用縝如粟而未已至德竭而閔質帝

道亨而薦趾疑豈我隨時幹運與物終始滋大政兮揚
大德使吾君佩兮千萬祀

黃雀報白環賦

以靈禽感德報
以白環為類

張仲素

微晦明於異域聞庶類之酬德彼黃雀之罹害遇青衿
而見惻有纖微之陋體無彩翠之竒色投林苦鴟鳶之
患隨地逢螻蟻之食情懷舊匹尚有啁噍之音自戀故
枝難舉翩翩之翼感之奚一作爰止曰楊氏子取於步武
之內寘彼巾箱之裏全而育之焉知所以洎養羽之再

就方銜恩而決起黃花受哺寧同食椹之懷白璧來酬

用記封公之趾

疑

言徵其事載赫厥靈表齊諧之異志

合漢史之祥經條去之時既入羣而多類重來之夕方

詭狀以呈形稱仙使而報德何倖喜之可稱質乍隱於恍

惚環既受而晶熒且賁然之好瑞以神告其潔白而就封

諒生成之是報想夫初飛葉際忽墜花陰空城

樂府鮑昭
有空城雀

詩路遠穿屋譏深化未及於遙海聲似愁於北林焉知

鴻鵠之秉志實賴兒童之有心

未見禽
字官韻

是知好生自中

神貺玄格贈祥符之數四勝兼金之累百晶晶月圓規
規霜白溫其之色且異隨侯之珍皎若之形自類有虞
之獲嗟夫靈異之跡出於無間或鵲絨玉印或樹蘊金環
曾未若稚子懷仁祥禽致感彼君子之出處實濟物於
迭坎環兮四代五公垂竹帛之可覽

握中有玄璧賦

以希代之珍耀
乎掌握為韻

李為

璧為至寶握以藏輝與似月之色異俾如虹之氣微斂
外之容豈曰真予于暗玄中之理尚乎知我者希故其

性比內融跡同反照拱形若將乎力素疑點影似因乎
墨妙見心之後任欲蓋而彌章窺指之間縱有光而不
耀退雖於密德亦不孤方期發色於斯矣豈務掩瑕而
已乎初疑捧匣將投尚韞如漆或若橫肱未抵已怪得
烏懿夫藏點點而獨青映纖纖而有象或微疑其手澤
竟空勞於目想同錫玄之後不暫去身驗守黑而居則
先指掌不然何以久而不磷蔽而惟新雖未能如雪亦
足以賤珉既剖乎石幸依乎人似守中而隱影若居外

以藩身攬之為盈手之玩出也為連城之珍圓而琢之而能全璞溫而執之可以不濯雖默默而沉潛每焚焚乎把握始同乎懷而披褐恐久而袖化為緇雖存已之雕鏤實賴君以保持言揚者或是色取者猶疑苟能執而無失豈得棄之如遺深潛越石之拳明則誠矣固望荆山之目默而識之斯蓋見美一時同珍百代諒閱兮懷寶多斯兮若昧幽矣握中之璧實清流而可愛

蘭相如秦庭返璧賦

以題為韻

有和氏兮曠代之珍有蘭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
趙在輕生以抗秦既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
能使乎於四鄰相如於是詠東山之詩考西郊之役巾
車脂轄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沉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
欲張膽而吞敵蹈虎尾而若門過鯨口而無惕期一言
以復命得連城而致璧苟大信之或虧豈微躬之是惜
授使遄征不遑底寧望紫氣之函谷出黃沙之井陘既
臻天府之地

一作城

遂告雲龍之庭秦君方臨丹陛按青

萍耀國華振朝經建翠鳳之旗則天收光景伐靈囂之
鼓若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先告令使者後進將恃威
以逞暴欲愛疑寶而損疑信曷英勇而知機弗詭詞以
恭順溫如之質既美疑然之姿乃振且勍敵之見欺將
殺身而不恠西鄰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峻何大國之
無良為匹夫之取俊不然者何以遭賈傅之過秦為相
如之慕蘭連城棄諸良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復為趙
寶焉如潔誠求之何晚被褐懷之已遠生芻之質空存

白虹之氣不返

未見相
字官韻

藺相如全璧賦

以智勇雙高功
名永著為韻

獨孤授

昔日趙氏且衰為暴秦所易徒稱割城以求璧然必背
約而棄義將受其禍敢圖其利安定存乎變通得失繫
乎愚智籌量未決君臣大恐賴繆子之薦賢得藺生之
餘勇語之不怍觀者咸悚庶將城入而璧留焉使趙輕
而秦重夫其壯節惟一至寶無雙奉草芥之使至虎狼
之邦於是秦王自以強可臨弱志揚氣高謂我匹夫不

難以制謂璧無足尚安得逃方坐章臺之中列萬乘之
雄群臣陪位使者超風因發檢以求璧陳結疑觀而表
衷浮光爛兮鏡吐潤色皎以冰空語未及於前約寶方
傳於後宮果無有償城之意欲坐收獲璧之功蘭君乃
探物揣情沉機內萌譎指瑕以復取遂立言而未平攄
壯心而激發抗英辯以縱橫怒髮竿聳瞋目電驚且使
辱命將焉用生請以臣之頭璧俱碎君之軒楹我合詭
以全變彼示詐而望誠九賓之禮徒設間道之使已行

義必付於知己色無懼於就烹卒能成兩國之勝負駭
千古之威名然則寶也且所據神異取之不可以僥倖
幾星碎以棄秦庭終月圓而還趙境復得矐臺之瑰
麗增昴宿之輝影於物也善價斯存於國也懿圖惟永
是知興衰之大畧社稷之遠慮必假賢豪用能輔助何
全璧之事立亦全國之功著誠乎得士且昌惟其善馭

澹臺滅明斬龍毀璧賦

以璧惡苟求人
難力制為韻

白行簡

璧之為寶也至珍龍之為物也至神蘊彼堅貞由是見
希於代神其變化胡可不畏於人苟以力奪我寶則必
害及爾身原夫被褐而來艤舟以濟懷白璧為利涉佩
青蛇而自衛光連曉日若明鏡之高懸影落深潭狀白
虹之初霽孤棹纔移於渡口二龍歛見於波際將至寶
因此可求謂匹夫於焉易制徒觀其迅雷鏗鉤狂電翕
葩轉晴疑輝而陽景滅曜噴風雨而晴空變色拖尾乃
無所遁逃矯首則方將荐食朱萍

莊子朱萍漫學屠龍

焉能施其

術飲飛莫得用其力滅明乃挺利劍整扁舟驅天吳比

疑陽侯壯志奮

一作薦

而髮植冠聳瞋目張而皆裂血流

白及下耀於淵室紫氣上衝

一作衝

於斗牛左絕其脰右

舂其喉擢疑錦續之鱗觸驚波而乍聚乍散灑玄黃之

血隨奔流而或沈或浮既風恬而雨絕俄霧廓而煙收

龍實最靈孰可以威而讐壁惟重寶豈得不義而求既

而弭波瀾濟江干壁非人願保全而莫可人非劍思耀

武而誠難然後韞神丘即長路持拱壁而歎息眇中流

而迴顧豈不以懷寶者為物所求恃力者為人所惡且龍實恃力人惟懷璧爾實我欺我非爾惜雖在時之攸重諒於人而何益聞老氏之誠莫守乎滿堂考聖人之清不貴乎盈尺遂投之河而神罔敢受毀於岸而人莫敢有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駘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則知動不可妄求不可苟始則將害於人終乃自貽伊咎胡不伏水府而藏珠於頷照崑山而銜耀於口故貪而斃也誠罹有悔之凶毀而棄之安能無脛而

走嗟乎仁必有勇信千古而不朽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寶三

明珠賦一首

海客探驪珠賦一首

珠還合浦賦三首

商丘開泳得明珠賦一

首

西域獻徑寸珠賦一首

鍛破驪龍珠賦一首

投人夜光賦一首

蟻穿九曲珠賦一首

明珠賦

王奉珪

歷衆珍以探美惟明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鐫光
熠熠以照物勢規規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
東海之上逐明月而虧全故能色奪琉璃光射金玉蛟
人泣吳江之際遊女弄漢皋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
家而自綠無脛而走有感必通去映魏車之裏來還合
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縱珠網之玲瓏然明鑒不渝一作
然則鑒微不渝奇如疑何一作賞觀之則符彩溢目捧之則分

明盈掌使野客取於驪龍仙帝歸之象罔豈直水懷川
媚夜光晨朗而已哉偉夫宛轉周流通冥洞幽物有求
於我我於物無求是則文魚謝恩將我酬於漢室靈虵
報德將我答於隨侯則知珠之為用久矣為用疑深矣
一丸則鶴贈於噲見搜神記九曲乃蟻穿於夫子所貴藏
於寶匣不可避於金市有被褐之士懷而不厭敢向君
以暗投請不驚於按劍者也

海客探驪珠賦

以上下其手擘波及龍為韻

張隨

靈海洶洶爰有泉兮其深九重中有明珠上蟠驪龍難
犯之物兮不可觸希代之珍兮不可逢矧夫淵淪之莫
究曷揭厲之能從爰有海客賁然來適利實誘衷舉無
遺策乃顧而言曰見機而作不索何獲我心苟專而至
寶可取我力苟定而洪波可擘既覽川媚之容遂探夜
光之魄伊彼勇者吁可駭也俯身於碧沙泉底揮手於
驪龍頷下所謂明淺深斷取捨而已觀其發跡潛往澄
神默想俄徑寸以盈握倏光輝而在掌初解磧礫訝潭

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鄙鮫人之慷慨殊赤水
之象罔然則冒險不疑懷貪不思幸竊其實幸遭其時
向使龍目不寐一作昧龍心是欺則必奪爾魄啖爾肌救

蒼黃之不暇何採掇而得之想夫人不亦危矣驗乎事
良亦淒其則知計非爾久利非爾有必以其道亮自至
而無脛是忽其生奚獨虞於傷手亦由貪夫徇財自貽
伊咎君子遠害唯儉是守故車乘見驕於宋客驪珠垂
誠於莊叟於戲我躬不保雖寶謂何彼險不陷雖珍則

那子產常譏於狎水仲尼昔歎於憑河因政則來格感
恩則匪他漢武帝受報於昆明之岸孟嘗反輝於合浦
之波豈與彼而同科哉驪龍之泉物不敢入緯蕭之子
一以何急其父乃鍛其珠勗其習能往也可及不能往
也不可及

珠還合浦賦

以不貪為寶神物自還為韻

尹樞

驪龍之珠無脛而至駭浪浮彩長川再媚迴夜光之錯
落反明月之瑰異非經漢女之懷寧泣鮫人之淚狀微

既往莫究奚自偶良吏兮斯來遇貪夫兮則悶想夫旋
返之儀圓明可期輝如電轉榮若星馳光浦澈竄蛟螭
映沙礫晃連漪在暗而投誠則悲路人未鑒沉泉而隱
亦常表帝者無為欣出處兮據德幸浮沉兮中窺是以
特表殊姿潛懷有道中含逸彩上繫玄造醜當時之饗
餐應為政之美好真列郡之尤祥實重泉之至寶於是
煥清瀨輝淺灣奔璀璨走爛斑豈能與石前却隨流往
還泛連波之下盈一水之間而已哉茲川兮始明老蚌

兮勿剖瓠瓠兮罷笑瓊瑰兮莫偶抱圓質而胥既揚衆
彩而未久方載沈而載浮且曷澣而曷不玉非寶泉戒
貪實為國之司南誠感神德繫物在為政之不啻愚是
以頌其實而悅其人美斯政而感斯珍想沿洄於舊渚
念涵泳於通津則知美政不遠嘉猷入神故中潛皎晶
下沉齋淪轉則無類磨而不磷誠丹泉之莫擬諒赤水
之非珍苟或疑此為虛誕願徵之於水濱

第二

同前韻

陸復禮

珠行藏兮與道為隣政善惡兮感物生神私以務貪必
去土而匿耀光之崇儉則還浦而歸淳我政無累匪求
而至宛若中流昭一作照然明媚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
而潛致盈虛無勝一作朕不隨月魄以哉生往返有乎殊

異奔星之出使徒見其表跡罔知其奚自覩映水之新
規謂沈泉之初棄為人利也且一貫以稱珍與衆共之
雖十斛而不匱然知此珠之感唯政是隨當政至而則
至偶俗離而則離人而無道兮不去何以人而有德兮

不復何為止舊浦而可採同暗投而在斯質若纍纍疑

照疑作

點

綴於霄漢色仍皎皎終炫耀乎漣漪且夫彼邦

政悖我則為不居之物彼邦政間我則能應道而還豈

專巨蚌是剖實惟無脛而走將不貪以共存非甚愛之能

守浦之不吝任變化以往還珠之員來

此二字賦中屢用
索書秦誓若弗云

來正義曰員即云也集
韻云通作員不可妄改

辨政理之奸不誠可以孚明可以

久處泥沙而有光知進退而不苟利用溥博何必取之于

龍頷報德宏多奚猶得之於蛇口其來也所以輔正其

去也所以戒貪警循良之夕惕俾傲狠以知慙勿以珠
為蘊蓄勿以珠為珍好且還浦而難期且離邦而難寶
將守之而勿失在閑邪以存道

第三

同前韻

令狐楚

物之多兮珠為珍通其貨而濟乎人纔披沙以晶耀儀
疑作錯彩以璘玢避無厭之心去在他境歸克儉之政

還乎舊津繇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
期潤屋貪以敗類孤漢主析珪之恩奪蒼梧易米之利

濫源既啓真質斯閱從予舊而不岷

一作遊

諒天眎兮有

自孟君來止惠政潛施欲不欲之欲為無為之為不名
其珠珠無脛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之隨爾其狀也上
掩星彩遙迷月規粲粲離離與波逶迤乍入潭心時依
浦口驚泉客之初泣疑馮夷之始剖依於仁里天亦何
言富彼貪夫神之所不沙下兮泥間韜光而自閒映石華
之皎皎雜魚目之鰈鰈豈比黃帝之使象罔玄珠乃得
蘭生之詭秦主荆玉斯還繇是發潤洲蘋增輝岸草水

容益媚澤氣彌好川實効珍地寧愛寶隱見諒合乎龍
躍虧全非繫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深仁可以表天子
之至道觀夫杲耀外澈英華內含飾君之履兮豈不可
照君之車兮豈不堪猶未遭於采拾尚見滯於江潭雖
舊史之錄與前賢之談終思入掬以騰價永得書紳而
厲貪於惟明時不貴異物徒飭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難
屈是珍也居下流而委棄歷終歲而堙鬱望高鑒兮閭
投幸餘波之洗拂

商丘開泳得明珠賦

王季友

專心所感，偽物皆成。若商丘之始泳，得明珠於至精。以荷畚之窘，揖乘軒之榮。曾狎侮之不暇，孰招延而有情。惟此翁者，古之愚也。存己性之任真，謂人言之無假。守其抱朴之意，不知翫人之事。信河水之深曲，是寶珠之所置。洪流沃日，吁萬丈之層潭。絕岸排雲，抱千艘之險地。無鳥獸之敢近，豈泥沙之可得。何長舌之見欺，遂投身於不測。膺騰於泉客之繳，疑足跡於馮夷之域。翕淪

未遠覺圓質之當捫混養無涯見孤光之上逼於是握
照乘之珍出重泉之濱星輝耀掌雪彩環身當太陽之
益照射衆象而驚新虛白無瑕粲瓊華而納景清規半
濕炯冰狀而流津足使居常者駭異輕薄者居厚瞪睢
盱之拙目鉗胡盧之笑口不待驪龍之睡無勞巨蚌之
剖超萬頃而一合由素無而忽有彼非他能道在至信
苟至疑作志氣之克專實神靈之與進脫用心之疑惑必
在物而多吝故事無可否精求乃獲泉非合浦尚謂出

其明珠地比荆山固可營其拱壁彼移山於海飲羽於石皆非自然之致力緊敢而後適

西域獻徑寸珠賦

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

呂頴

西域遐方獻純精之天產申重寶之帝鄉豈不以至誠感而靈必自順惟德動而坤珍莫藏不然何有慕於中土而走無脛於外荒彼珠之靈積陰之魄稟金氣而堅固韞河潤之耀澤布指而小大無差洞物而纖毫不隔迴夜常滿初月每讓其圓明爽曙欲凝高星自掩其孤

白信殊方所秘亦希代難致奪夏璜以為美齊楚璧而積異將配天光以輔三助皇明而照四積石峯峻燉煌路遠馳輝於晦磧之中流晶於白日之晚將為表龍旗而綴鸞輅必將洿疑池臺而耀宮苑殊不知以一作可萬

邦為慮

一作獻

者此獻則違以三德為寶者此寶則非價

越千金我當俯念其十產

一作虛

光含徑寸吾將靜照於

九圍乃遂沉泉而反朴俾其媚川而自輝且立德者惟儉之本作貢者亦土之任剖蚌而獻既不編於夏書為

器之成尚有干於時禁苟奪山川之精魄是虧雨露之恩浸所以前代有訓不珍異物誇齊威者再論而皆慚求蘇則者一言而自屈豈若我全明德體大道照耀也不假隨侯之珍貞靜也自同象罔之寶由是化中國而及外夷如風之偃草

鍛破驪龍珠賦

李迪

彼津之叟兮愛子何多碎驪龍珠兮心赤疑匪他為教誠之大者猗嗟乎其義則那夫此珠者寶之至也產乎

北海之重泉在乎驪龍之頷下海茫茫兮不測龍呀呀
兮若鬪當求利以輕生因沒波而直透潛行伏踔既驚
且覲賣萬死以觸鱗幸一冒而匪寇父兮畜我子則告
之曾是憑怒無然小慈斥其珠而不納乃命石以興詞
且龍之得水變化無已奮迅而江海沸騰一噴而雲雷
四起櫻拏山石碎標捎林木靡不遇睡之時必為塵粉
矣於焉抗手勃然瞋目當鍛孰云於徑寸贖罪寧論於
十斛因而鍛之星芒迸燭雖有虧於照乘亦無譏于毀

積豈不知貴踰雙璧價重連城鬻之可以求富獻之可以取榮將以謀孫翼子慎檢而行平窒苟偷之路安和性命之情不然者象因得之而何重天吳得之而何輕如此則南華之道尊真經之教貴以證輕重之戒以拂夸矜之累俾龍全難得之珠人獲不貪之利揚風激俗溥源化被酌斯事之為言繫可以用之而無既

投人夜光賦

梁德裕

士有作吏君之具臣玉無能以藉手貨不足於藩身曠

歲月緇風塵為大夫兮既屈因君子兮求伸載剖厥蚌
將投於人恐魚目以相銜乃龍頷以取真得徑寸之寶
是千金之珍表裏照爛晶光洞澈體有象而至圓色無
瑕而自潔滿若墜露明如積雪高秋之夜月派上長河
之曉星未滅懿此特達湛夫龍光掩趙壁十城之價合
吳鉤千戶之鄉不假琢磨自無白圭之玷匪同銷鑠乃
越黃金之剛願輝君之掌握而燭君之殿堂必將光輔
上台儀形大道慙魏車之承照晒夏璜之有考

考瑕類也出淮

南子遇物則遷從人攸好飾春申之履曰非難得之貨還
太守之邦蓋是不貪之寶傳可歷代賞無溢尤復喜鑒
於明哲敢自陳於暗投勿以無媒按劍而相拒勿以無
脛委地而不攸疑同作貢於楚國而便契於隨侯伴懷
寶之君子盡銷聲而莫遊

蟻穿九曲珠賦

以延一縷以
尋之為韻

楊 濤

蟻為質兮微渺珠有竅而虛圓苟一縷之是繫雖九曲
而可穿當通幽以洞微絲莫能貫俾有條而不紊蟻可

知先始蠢蠕以中出稍連綿而外延豈不以內彼鴻輝

曳茲纖縷纒容小往之徑乍見規行之迂

於武切曲迴
貌見集韻

入惟追典

疑

窮瑩質以誠難途匪履端觀巧歷而可數

宛轉而進縈紆是尋似登折坂之峻如出重泉之深始

九折以漸達終一貫而克任去似洞中方遊剖蚌之質

動殊牀下奚聞鬪牛之音是知聖者之使宛如窮理誠

在小而罔遺俾入微而有以蟻周遊而在內進必束身

絲抽縷以貫中出如繞指隔青縈而可見如遙

一作
逶

而未已苟非委實而行之安得如柔而展矣詰屈若茲
周流出之當曲轉之中才可容髮既旁通之後亦既牽
絲苟柔弱之是引則繚繞而奚辭雖云曲徑而入終殊
在埴之時斯則質纍纍而匪四達規規而如一求蹊而
投彼夜光出室而曾非時術茲蟲也小而近智故可以
穿無類之質

文苑英華卷一百十七